

唐宋文学 与文献丛稿 (下)

尹占华◎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唐宋文学 与文献丛稿 (下)

尹占华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 / 尹占华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28-0209-2

I. ①唐… II. ①尹…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时期—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4211号

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

尹占华/著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2.75 字数 83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09-2

定 价: 108.00元(上、下册)

考证编

《唐国史补》中的一段人物品评考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顓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岷、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这一段话品评了具有各色性格以及各种专长的人物，不仅是当时各种特色人物的画廊，而且也是了解唐代社会风气的重要资料。这些人都很有个性，显得锋芒毕露，但也正因为如此而难以为当时的社会所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仕途坎坷，甚至早亡。下面便做一些考释。

诙谐，是指好戏谑，谈吐有风趣，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某某人性格幽默，好开玩笑。古代著名的诙谐大师是东方朔，《汉书》卷一〇〇《叙传下》便说“东方赡辞，诙谐倡优”，《文选》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则曰“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李肇称“诙谐自贺知章”，视贺知章为本朝开诙谐之风的第一人，俨然已是唐代的东方朔了。《旧唐书·文苑传中·贺知章》：“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以下的几则佚事也充分说明了贺知章的诙谐性格：

贺知章为秘书监，累年不迁。张九龄罢相，于朝中谓贺曰：“九龄多事，意不得与公迁转，以此为恨。”贺素诙谐，应声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张曰：“有何相庇？”贺曰：“自相公在朝堂，无人敢骂知章作獠，罢相以来，尔汝单字，稍稍还动。”九龄大惭。（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〇）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目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王定保《唐摭言》卷七）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事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谿我耶？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瓜子耶？”（郑綮《开天传信记》）

其实，唐代还有一位喜好诙谐的人物，而且也是吴人，此人便是顾况。《唐国



史补》卷中：“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条说：“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耽、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畅）者矣。”又卷下“杂嘲戏”条：“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银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银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顾况的善谈谑由以下的记载可见一斑：

顾况从辟，与府公相失，揖出幕。况曰：“某梦口与鼻争高下，口曰：‘我谈今古是非，尔何能，居我上？’鼻曰：‘饮食非我不能辨。’眼谓鼻曰：‘我近鉴毫端，远察天际，惟我当先。’又谓眉曰：‘尔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虽无用，亦如世有宾客，何益主人？无即不成礼仪，若无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讥，待之如初。又旧说：顾况与韦夏卿饮酒，时金气已残，夏卿请席征秋后意。或曰“寒蝉鸣”，或曰“班姬扇”，而况云“马尾”，众哂之，曰：“之非在秋后乎？”（《唐语林》卷六，“秋”谐“鞦”，鞦，马屁股后的革带）

李邕侯（泌）为相日，吴人顾况西游长安，邕侯一见如故，待以殊礼。邕侯卒，况作《白鸟诗》以寄怀，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张洎《贾氏谈录》）

白尚书（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李肇《尚书故实》）

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驻马上山阿”，久思不得，顾曰：“何不道‘风来屎气多’？”秀才云：“贤莫无礼。”顾曰：“是况。”其人惭惕而退。（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阿”与屎的“屎”同音，故有此谑）

李肇称“轻薄自祖咏”，轻薄就是不自重、行为随便。祖咏是盛唐诗人，与王维、王翰、储光羲等皆有交往，但关于祖咏“轻薄”的记载却并不多见，顾况的某些行为倒是颇有轻薄之意（如作《白鸟诗》讽刺权贵，在茅山续秀才之诗）。钱易《南部新书》乙：“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此诗就是祖咏著名的《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周珏《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唐五绝》评曰：“今观雪以岭阴，故积寒；虽色霁，犹深余雪，情景昭然，语真不必多赘也。”《唐诗纪事》卷二〇祖咏条：“开元中，进士唱第尚书省，落第者至省门散去。咏吟曰：‘落去他，两两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声，长安竹柏皆枯死。’”这一则纪事表

现了祖咏及第后的得意和对落第者的嘲讽,倒是有些“轻薄”之态。古人行事讲究矜持,情绪不轻易外露,像祖咏这样的一及第便得意忘形,当然要被讥为“轻薄”了。

颀语即浑语,也就是指说俗话、粗话,如同戏剧中的插科打诨之语。《唐语林》卷六所载顾况之事其实就是浑语。李肇说“颀语自贺兰广、郑涉”,这两位的事迹我们今天所知都甚少。《全唐文》卷四〇八仅收贺兰广的一则判《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小传云其为天宝人。皇甫冉有《答张諲刘方平兼呈贺兰广》(《全唐诗》卷二四九),崔峒有《送贺兰广赴选》(《全唐》卷二九四),可知贺兰广确为天宝至大历时人。关于郑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郑氏有:“涉,枝江丞。”不知是否即此郑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七八有《大唐故颀王府士曹参军崔府君(杰)墓志铭并序》,署河内府进士郑涉撰,天宝十载(751)五月二日建碑。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荆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释氏《本行经》云‘自穿藏阿逻仙言磨棘画羽’,为自然义,盖从此出也。”当即此郑涉。然这一段话颇不易解。《唐语林》卷五:“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语,大抵多近猥僻。”可知查语即鄙俗语。郑涉话的意思当是说:老天爷什么事都不做,不如叫我生前享受富贵。^①关于贺兰广、郑涉浑语的记载未见。

李肇说“咏字有萧昕”,咏字当即字谜。鲍照有《字谜三首》:“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一八,飞泉仰流。”为“井”谜。“头如刀,尾如钩,中央横广,四角六抽。右面负两刃,左边双属牛。”为“龜”谜。“乾之一九,只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为“土”谜。郑处晦《明皇杂录》卷上载:“(苏)颀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颀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以上咏字着眼于字形。还有一种咏字则着眼于字义,如朱湾的《咏三》:“献玉屡招疑,终少省复思。既衰黄鸟兴,还复白圭诗。请益先求友,将行必择师。谁知不鸣者,独下董生帷。”^②萧昕,两《唐书》皆有传,其两为主司,在此十四人中算是最显达的。《玉泉子》及《唐摭言》卷八载萧昕擢牛锡庶、谢登及第事;《太平广记》卷四二一引《宣室志》载其与三藏法师以桦木皮为龙求雨事。《宋史·艺文志八》云“萧昕《送邢桂州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五八收萧昕诗二首,无咏字之作,故不得而

① 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〇及《唐语林》卷五载:宋昌藻为淦阳尉,中使至州,刺史房琯让他去接待客人,回来说:“被颀。”房问:“何为颀?”有参军答曰:“查名诋诃为颀。”可知“诋诃”为“颀”的反切语,犹以“精”为“机灵”、“孔”为“窟窿”。依此思路,疑“映冢”为“慵”的反切,慵懒之意。“荆棘”即“消极”,不作事之意。段成式云“荆棘”同“磨棘”,为“自然”意。今俗语犹云办事不迅捷、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为磨棘。唯“染豆”难解,疑即“黏逗”意,指黏滞迟缓,办事不利落。鄙俗之语大多记音,故不从字义求解。

② 此诗一作《咏玉》,误。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述《中兴间气集》曰:“朱湾《咏三》诗,首句‘献玉屡招疑’,三献玉也;次云‘终朝省复思’,三省三思也;颀联‘既衰黄鸟兴,还复白圭诗’三良三复也;颈联‘请益先求友,将行必择师’,益者三友、三人行也;结云‘谁知不鸣者,独下董生帷’三年不鸣、三年不窥园也。后人不解诗义,翻疑‘三’字为讹字,妄改题曰‘咏玉’,凡元版及明刻本皆然。”



知萧昕的咏字是何种性质的咏字。关于《送邢桂州诗》，萧昕当是编者。邢桂州为邢济，《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八月，桂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功曹等，平之。”王维有《送邢桂州》诗(《王右丞集笺注》卷八)。萧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全唐文》卷三五五)：“无酒酤我，缓此离之忧；征文宠别，慰行迈之思。仆以渭阳之故，而首序云。”可见萧昕是编者，其中收有多人的诗作，当然也有他自己的。

李肇云“寓言有李纾”，寓言，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释文》：“寓，寄也。”李纾，两《唐书》有传，《旧唐书·李纾传》云：“纾通达，善诙谐，好接后进，厚自奉养，鲜华舆马，以放达蕴籍称。虽为大官，而佚游佐宴，不尝自忘。”李纾好禅，独孤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全唐文》卷三九〇)云：“右补阙赵郡李纾、殿中丞侍御史顿丘李汤，尝以文字言语，游公廊庑”；《宋高僧传》卷一五《唐苏州开元寺辩秀传》：“故观察使韦元甫、李栖筠，虢州刺史李纾，御史中丞李道昌尽钦慕往德，亦林下之交。”李纾放达之事，赵璘《因话录》卷四载：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上官。”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原注：下人呼举不正，故云短也。)^①

李纾善郊庙歌词，《旧唐书·李纾传》：“纾又奉诏为《兴元纪功述》及郊庙乐章，诸所论著甚众。”《全唐诗》卷二五二收李纾《唐德明兴圣庙乐章》七首(据《唐会要》卷三三，此乐章当有九首，佚二首)，以及《让皇帝庙乐章》六首，寓言讽刺之作未见。

李肇云“隐语有张著”，隐语即谜语，又称廋词。《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与郭舍人作隐语。《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皀白’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皀白，受辛也，于字为辵。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周密《齐东野语》卷二〇云：“古之所谓廋词，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玉篇》‘谜’字释云：‘隐也。’人皆知其始于黄绢幼妇，而不知自汉伍举、曼倩已有之矣。”张著为张荐之兄，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全唐文》卷三三九)记于湖州修《韵海镜源》者有“右卫兵曹张著、兄贇、弟荐”；《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四有严维、郑槩、裴晃、徐巖、张著、范细、刘全白、沈仲

^① 陆游曾解释“头钱”之义说：“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见《老学庵笔记》卷一〇。负贩者所云“衣短七”，“衣”当作“一”，意思是说：“一”只是比“八”少“七”而已。

昌、闾名《秋日宴严长史宅联句》；韩翃有《赠别上元主簿张著》（《全唐诗》卷二四三）。《旧唐书·德宗纪下》：“（建中元年三月）庚午，监察御史张著以法冠弹中丞严郢浚陵阳渠匿诏不行，削郢官，著赐绯鱼。”又《杨炎传》：“炎怒之，讽御史张著弹（严）郢，郢罢兼御史中丞。”又《梁崇义传》：“兼授其裨将蔺皋为邓州刺史，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征之。崇义益恐怖，使持满而受命，蔺皋奉诏书，又不敢发，驰诣崇义请命，崇义益疑惧，对著号哭，不受命。”张著著有《翰林盛事》，不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职官类：“《翰林盛事》一卷，右唐张著撰，记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翰林盛事》一卷，唐尉尉常山张著处晦撰，纪儒臣盛事，自武德中迄于天宝。首载张文成（鸞）七登科者，即著之祖也。”《太平广记》卷一六四“萧颖士”条、卷二〇二“田游岩”条、卷四九四“崔湜”条，皆注云出《翰林盛事》，为其书佚文。闾名《宝刻类编》卷四张著名下载：“《赠右卫大将军韩朝彩碑》，撰并书，贞元十一年，京兆。”然其好隐语事不见记载。《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悔”条：“中山公（刘禹锡）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度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原注：度词，隐语，时人罕知）。’”

李肇云“机警有李舟、张彧”。机警在这里是指言辞机敏而且发人深思，有哲理性。关于李舟，据梁肃《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二一），李舟字公受（据柳宗元集注，李舟字公度），曾为东阳、宣城二县令，金部、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陕州刺史、处州刺史。^①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曾称赞其“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辈伯，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柳宗元《先石君表阴先友记》（《柳河东集》卷一二）云：“李舟，陇西人。有文学，俊辩，高志气。以尚书郎使危疑反侧者再，不辱命。其道大显，被谗妒，出为刺史，发痼卒。”《旧唐书·杨炎传》：“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李舟：山南、湖南……”；又《梁崇义传》：“流人郭昔告其为变，崇义闻之，请罪昔，坐决杖配流，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以安之。初，刘文喜作难，舟尝入其城说利害，文喜拘之，会帐下杀文喜以降。四方反侧者闻之，谓舟必能覆军杀将，是以皆恶。及舟至，又劝其入觐，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建中）二年春，发五使宣谕诸道，而舟复如荆、襄，崇义虑有变，拒境不纳，上言‘军中疑惧，请换他使’。”由上可知李舟的确善于言辞。《唐摭言》卷四载：“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唐国史补》卷上所载李舟一事反映了他看问题之精辟：

李舟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②

^①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陇西李氏姑臧房“舟，字公受，虔州刺史”，权德舆《唐故使持节歙州诸军事守歙州刺史赐绯鱼袋陆君（修）墓志铭并序》（《全唐文》卷五〇三）“常与故虔州刺史陇西李公受……相视莫逆”，可知李舟所刺为虔州，梁肃文“处”当为“虔”之讹，盖“虔”与“虔”形近而致误。

^② “李舟”原作“李丹”，据《太平广记》卷一〇一引《国史补》改。李丹为李舟之弟。



《唐国史补》卷下载：“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这段记事颇有小说的味道，当出自李舟的《李牟吹笛记》，即上文所说的“舟著记”之“记”。原文今已不存。《太平广记》卷二〇四“李蕃”条，云出卢肇《逸史》，颇疑即李舟之《李蕃吹笛记》。李蕃即李牟，开元时著名艺人，善吹笛。《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国史补》李牟即作李蕃。《逸史》之文曰：“蕃，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一开始云“蕃”而省取姓，可见原文之题中即有“李蕃”字样；又曰“近代”，又可见作者时代与李蕃相去未远。此文若真出《逸史》，也是卢肇抄录李舟原文，李肇《唐国史补》之文则为节录李舟之文，可以明矣。故可判断《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逸史》之文，即李舟所撰《李蕃吹笛记》。

李舟还是唐代的著名音韵学家，曾撰《切韵》。《崇文总目》卷一《小学类下》：“《切韵》十卷，李舟撰。”《新唐书·艺文志一》：“李舟《切韵》十卷。”今存黄奭辑李舟《切韵》一卷，见《汉学堂丛书经解·小学类》。王国维《李舟切韵考》（载《观林堂集》）说：“取唐人韵书与宋以后韵书比较观之，则李舟于韵学上有大功二：一，使各部皆以声类相从；二，使四声之此相配不紊是也。”《全唐文》卷四四三存其文七篇。然仍可钩稽出一篇佚文。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唐李舟作《能大师传》：“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缘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为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说稍稀，时谓人曰：‘吾道南矣。’时人未之悟。壬申，公灭度后，诸弟子求衣不获，始相谓曰：‘此非卢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师归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隐于四会、怀集之间，不言鸡足峰前提不起事。”……《传》后题云：“《安南越记》：‘晋初，南方不宾，敕授恒山立曹溪为镇界将军，兼知平南总管。晋室复，后封曹侯为异姓王，居石角、双峰二峽之间。’自仪凤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师，愿陪贵寺，方呼为双峰曹侯大师也。”

即李舟为禅宗六祖慧能所作的传记，全文已不存，所引两段即其佚文。

关于张戣，赵元一《奉天录》卷三：“（李晟）用张戣侍郎为知都知粮料，使知转输焉。军帅孟日华、王贲等为心臂，菟乘补卒，各有司存焉，军容大盛。”又卷四：“张戣侍郎，令公（李晟）之子婿也，见机之士也，请固守渭桥仓，转输诸军，粮储有继。”《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兴元初，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时李怀光叛，德宗再幸梁州，初无芻藁，乃令检校户部郎中张戣假京兆尹，择官吏以赋渭北畿县，不数日芻粮皆足。”《旧唐书·李晟传》：“谏议大夫郑云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张戣为副使，郑云逵为行军司马，李敬仲为节度判官，俾同主军画。”又《郑余庆传》：“时有玄度寺僧法凑为寺众所诉，万年县尉卢伯达断还俗，后又复为僧，伯达上表论之，诏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张戣、大理卿郑云逵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述同按鞫。”由《奉天录》及《册府元龟》观之，张戣善长军事后

勤工作,机警干练。其文《全唐文》卷五一六存三篇。

李肇云“歇后有姚岷、叔孙羽”,歇后即歇后语,指在说话或写作时引用成语或前人成句只用前面部分,而本意在于后面部分。洪迈《容斋四笔》卷四说:“杜(甫)韩(愈)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励乃’、‘僮仆诚自郅’、‘为尔惜居诸’、‘谁谓貽厥无基址’之类是也。”唐彦谦《长陵》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三尺”指剑,用《史记·高祖本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之语;“一抔”指土,用《史记·张释之列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之语,也是用的歇后。歇后也经常用于嘲戏,《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启颜录》:“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黄),鼻有雁门紫(塞)。既无左达丞(明),何劳罔谈彼(短)。’”晚唐郑繁好歇后,《旧唐书·郑繁传》:“繁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关于姚岷,《因话录》卷四载其谈谑一事:

姚岷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仲廉察陕郊,岷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岷:“知之否?”岷初犹俛首嚬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这里姚岷用的是谐音,《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谐音“李趋儿过庭”,故姚岷云李过庭是李趋儿。姚岷的“歇后”之事不见记载。《旧唐书·于頔传》:“由大理卿迁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罚,其惴恐重足一迹。掾姚岷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考其年代,当即此姚岷。姚岷的下场非常悲惨,这既是暴虐的官员于頔一手造成的,又反映了在那个社会里喜欢谈谑的人是难以见容于世的。

关于叔孙羽,所见文献对其一无所载,当为“孙叔羽”之讹,《唐语林》卷八引《唐国史补》此条即作“孙叔羽”。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第三册收有孙叔羽撰《唐故常州无锡县令东平吕君(遥)墓志》,葬日为兴元元年(784)闰十月十六日,署衔为前京兆府兴平县主簿,时代相合。《唐诗纪事》卷二八有孙叔向,收其《送咸安公主》诗,咸安公主为德宗女,下嫁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可知孙叔向为德宗时人。孙叔羽亦为德宗时人,与孙叔向很可能为兄弟行。孙叔为复姓。

李肇说“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讹语影带即是假言影射,言在此而意在彼。《太平广记》卷二五四引《启颜录》:“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诸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



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意着博。’此人云:‘非但着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以“膊”谐“博”,以“肚”谐“杜”,谓温彦博、杜如晦)以上裴略之事便是讹语影带。关于李直方,《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定州刺史房有“大理少卿直方”之名,为肃宗朝宰相李麟之孙;《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条载贞元元年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及第者有李直方;《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司勋郎中、左司员外郎皆有李直方之名。《唐会要》卷六〇“监察御史”条:“(贞元)十一年二月,黔中监察御史崔穆,为部人告赃二十七万贯,及他犯,遣监察御史李直方往黔中覆按。”以下是两则李直方的佚事,但没有讹语影带事: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于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于宅。”人皆大笑。(《太平广记》卷三四一引《干馑子》)

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愣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唐国史补》卷下)

《崇文总目》卷四:“《正性论》一卷,李直方撰。”《宋史·艺文志四》所载同。此书今佚。《全唐文》卷六一八收李直方文三篇。

关于独孤申叔,柳宗元《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柳河东集》卷一一)云:“君讳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举进士,又二年,用博学宏词为校书郎。又三年,居父丧,未练而歿,盖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由此可推算出独孤申叔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及第,十五年博学宏词及第,卒时年二十七。可见独孤申叔青春早逝,为此韩愈有《独孤申叔哀辞》。《唐国史补》卷下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南史、申叔而止。”《旧唐书·王武俊传》附其子王士平:“时轻薄文士蔡南(史)、独孤申叔为义阳主歌词,曰《团雪》、《散雪》等曲,言其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按:当是德宗)闻而恶之,欲废进士科,令所司网捉搦,得南(史)、申叔贬之,由是稍止。”由是观之,独孤申叔是一个喜好佚游和搞笑乐的人,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独孤申叔是一律赋作家,《全唐文》卷六一七收其律赋作品六篇。

李肇说“题目人有曹著”,“题目”即评论、品题之意。但这种品题都是着眼于对方行为或长相的缺陷,类似给人起外号。张鷟《朝野僉载》卷四:“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张)元一目为‘行轍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枢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膩,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

矮短,目为‘郁曲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孺子视望阳,目为‘呬醋汉’。汜水令苏徵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又同卷:“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鹤鹑’;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樵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仲嗣为‘热熬上獬豸’;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上述便都是题目人行为。曹著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他于德宗贞元四年(788)进士及第。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云:“世说曹著轻薄才,长于题目人,尝目一达官为热熬上獬豸,其实旧语也。《朝野僉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大行急,谓之趁蛇鹤鹑;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薰木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熬上獬豸。”曹著的题目人自然是从张元一、魏光乘处继承来的,“题目人”的意思也由此可见。《类说》卷六引段成式《庐陵官下记》有一则曹著作谜语的佚事,亦可见曹著言语之机辩:

曹著机辩,有客试之,因作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走也坐。”著应声曰:“在官地?在私地?”复作一谜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晓,曹曰:“我谜吞得你谜。”客大惭。客人的谜是“蛙”谜,曹著用晋惠帝的话作了回答。曹著的谜则是“蛇”谜,所以曹著说我的谜能吞你的谜。

(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收入此书时作了补充)



《登科记考补正》之再补正

考证唐人科举名录为文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众多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关于唐人登科的考订,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堪称详赡。后来不断有人为之作订补,其著者有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①、施子愉《〈登科记考〉补正》^②、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③等。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④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考订与补充,为考正唐人登科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后来居上的特点。本文拟再补一二,未敢自以为是,只期抛砖引玉,以求正于诸位方家。

姜遐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以下简称《补遗》)第一辑姜晞撰《(上阙)姜府君□□并序》:“公讳遐,字柔远,代为天水著姓……年甫十八,以弘文□□,宗党□其秀□,邦国以为□谈。又奉制授东宫通事舍人。时春闱肇建,妙选寮案,□□□□□之器,□承佐命之勋,是用对扬天子之殊贷也……以天授二年八月十四日,薨于东都明义里,春□□十有二。”此志阙字较多,尤其是阙几个关键字,只能臆补。“弘文□□”,所阙二字当是“擢第”,否则下文不会有“邦国以为美谈”之语。“春□□十有二”,此志载姜遐卒后,中书令薛元超曰:“何神听之无应,何天假之不年,位不阶于鼎司,年不偶于中□”,“中□”当是“中寿”,唐人以六十为中寿,则姜遐卒时为五十二岁,故此句当是“春秋五十有二”。以此计算,姜遐生于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十八岁时为高宗显庆二年(657),当即是年登第。姜遐为姜皎、姜晦之父。《旧唐书》卷五九《姜謩传》载謩子行本,行本子柔远,柔远子皎。此志“謩”作“谩”,为同一字的不同写法;“柔远”为姜遐字,旧传未载其名;旧传“皎”则为“皎”之误。

李尚贞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开元一五六贾曾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博州刺史柱国李君墓志铭并序》:“君讳尚贞,字崇道,赵郡房子人也……弱冠,本州贡进士,策第,调补兖州平陆主簿……以唐开元十年孟冬壬戌,薨于河南正俗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五。”计其二十岁为乾封二年(667),即进士登第之年。《登科记考补正》系李尚贞于仪凤二年(677),仪凤二年李尚贞三

① 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赵守俨点校本《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将其作为附录收入。

② 载《文献》1983年总第十五辑。

③ 载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编《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④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版。

十岁,非是。

卢照己 2005年洛阳新出土《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金州刺史上柱国卢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照己,字炅之,范阳涿人。……君仪凤三年起家举词殚文律藻思清华科,对策高第。授德州平昌尉。时刺史赵崇道以孝悌词学荐于朝,垂拱初,举器标瑚琏材堪栋干科,对策高第,授太常太祝。满岁,选授国子主簿。长寿二年,举匡过补阙犯颜无隐科,对策高第,授并州司仓参军事。”开元十一年卒,年七十三。卢照己为卢照邻之弟。胡可先《新出土〈卢照己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对此墓志作了研究,并确定了其登科之年。^①卢照己曾三应制科,皆高第。一为仪凤三年(678)应词殚文律藻思清华科,一为垂拱初应器标瑚琏材堪栋干科,一为长寿二年(693)应匡过补阙犯颜无隐科。武则天垂拱共四年,“垂拱初”当是垂拱元年(685)。唐代制科名目繁多,史书不尽载录。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六云:“唐科目至繁,唐书志多不载,或略见于列传,今哀集于此。”上述三科亦不在其中。

郑虔 《补遗》之《千唐志斋藏志新藏特辑》有《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荜阳郑府君并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为郑虔与夫人合志,陈尚君《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特辑〉》收录此志全篇^②,予以重点介绍。此志云:“(郑虔)弱冠举秀才,进士高第。主司拔其秀逸,翰林推其独步,又工于草隶,善于丹青,明于阴阳,邃于算术,百家诸子,如指掌焉。”又载郑虔乾元二年(759)九月廿二日卒于台州官舍,年六十有九。依此推算,郑虔生于武后载初元年(691),二十岁为中宗景龙四年,亦即睿宗景云元年(710),当即郑虔进士登第之年。唐人俗称进士为秀才。郑虔为玄宗时著名文人,与苏源明、杜甫交好。

崔光嗣 《汇编》开元三五八阙名撰《故大唐故扬州扬子县令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光嗣,字光嗣,博陵安平人……解褐以明三教举高第,授左率府兵曹参军。”开元二十年(732)卒,年七十一。据《登科记考》卷五,景云二年(711)有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科,崔光嗣应三教举当即此科,是年五十岁。《登科记考补正》列崔光嗣于《附考》中。

郭湜 陈翊撰《唐故朝议大夫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兼同州长史郭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湜,字熙载,享龄八十九。……开元十二年擢进士第,补山阴尉,调太子典膳丞、四门博士、河东仓曹掾。”^③贞元四年(788)正月卒。可知开元十二年(724)进士登第者有郭湜。郭湜即《高力士外传》的作者。

薛据 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云薛公达“父曰播”,《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四引孙汝听曰:“元晖三子:据、摠、播。据,开元十九年;摠,十八年;播,天宝十一年;并登第。”孙注当据当时尚存之唐人《登科记》,所注当为可信。《登科记考补正》系薛据于开元九年(721)、薛摠于开元十八年(730)、薛播于天

① 胡可先《新出土〈卢照己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② 见《碑林集刊》第十二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转引自毛阳光《洛阳新出唐郭湜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



宝十一载(752)。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载薛据“开元十九年王维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皆系王维、薛据于开元十九年。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王维年谱》、今人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载《唐诗论丛》)、储仲君《唐才子传校笺·王维》皆证王维开元九年进士登第,薛据既与王维同年进士,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遂改系薛据于开元九年。然薛据《早发上都门》诗曰:“十五能文西入秦,三十无家作路人。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惹洛阳尘。”可知薛据登第较晚,很可能晚于其弟。因王维亦有开元十九年登第之说,故辛文房云薛据为王维榜进士,王维既已改系开元九年,则同榜进士之说不可信,故仍系薛据登进士第于开元十九年。

魏升卿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于“升卿”下校曰:“一作叔虹。”诗中提到陆浑尉乔潭,《新唐书·卓行传·元德秀》云“天宝十三载卒,潭时为陆浑尉”,陈铁民《岑参集校注》系岑参此诗于天宝十二载,时岑参正在京城,因此可系魏升卿(或叔虹)登第于天宝十二载。

吕渭 《补遗》第四辑吕温撰《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吾先府君讳渭,字君载,其先炎帝之胤也……考府君讳廷之(按:《旧唐书·吕渭传》作延之),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使……公弱冠举进士高第,归宁浙上。遇越州府君以家故去职,杜相国鸿渐代领其镇,表授公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充节度掌书记……以(贞元)十六年七月一日薨于镇,享年六十有六。”《旧唐书·吕渭传》:“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使。渭举进士……”《旧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六月)以明州刺史吕延之为越州刺史。”《会稽掇英总集·唐太守题名》:“吕延之,自明州刺史授,充节度使,丁忧。”上述可证吕延之为越州刺史及丁忧皆在乾元二年,亦即吕渭进士及第之年。吕渭及第后即赴越州省亲,是年二十五岁。《登科记考补正》误系吕渭于天宝十三载,为依弱冠二十岁进士登第推算而来。二十多岁也可称“弱冠”,若无更准确的资料记载,以“弱冠”为二十岁计是可以的。

李益 崔郾撰《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堂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①徐松《登科记考》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皆已列李益大历四年(769)进士登第及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登第,《唐会要》卷七六:“(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与《李益墓志》相合,可再添一证。据《李益墓志》,大历四年李益尚中制科超绝科,可补《登科记考》之佚。《李益墓志》载李益为河南府参军后,“转华州郑县主簿,郡守器仰,延于宾阶。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尉”。《旧唐书·路随传》:“父泌,字安期,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

^① 转引自王胜明《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与李益、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第。”《登科记考》据之列三人建中四年(783)书判拔萃登第。唐代县级官员一般以三年为满秩,李益卸任郑县主簿当在大历十一年,故书判入等亦在大历十一年(776),而非建中四年。此亦可纠《登科记考》之误。然李益与路泌、韦绶此次书判入等属于唐代官员的诠选,而非科举。渭南属京兆府,李益由华州郑县主簿入为京兆府渭南尉,也是一次升迁。

赵宗儒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崔郾撰《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云李益大历六年主文谲谏登第后,“授河南府参军。府司籍公盛名,命典贡士,抡次差等,所奖者八人,其年,皆擢太常第”^①。则李益为河南府参军典府试贡士事在大历七年,所选送八人其年皆登进士第,赵宗儒当即其年登第之八人之一,则可知赵宗儒于大历七年进士登第。王昶《金石萃编》卷八〇赵宗儒等华岳题名:“宏文馆校书郎赵宗儒,义阳府左果毅丁希口,前郑县主簿李益,三人同谒。”无年月。据崔郾《李益墓志》,李益为郑县主簿在河南府参军后,约在大历九年至十一年。此题名当在大历十一年,即李益任郑县主簿“秩满赴调”入京之时。时赵宗儒已为校书郎,已进士登第,与李益同谒华岳,亦可证二人之关系。

韦庆复 杨敬之撰《唐故监察御史里行河东节度判官赐绯鱼袋韦府君墓志》,墓主为韦庆复,字茂孙,韦应物之子,杨敬之之舅父。文云:“贞元十七年举进士及第,时以为宜。二十年会选,明年以书词尤异,授集贤殿校书郎。顺宗皇帝元年,召天下士,今上元年试于会府,时文当上心者十八人,公在其3间,诏授京兆府渭南主簿。”^②据此墓志可补贞元十七年(801)进士韦庆复。又云“二十年会选,明年以书词尤异,授集贤殿校书郎”,则为贞元二十一年(805)事,则贞元二十一年博学宏词可补韦庆复。又云“今上元年试于会府,时文当上心者十八人,公在其间”,为元和元年(806)事,《登科记考》卷一六元和元年据《册府元龟》、《唐会要》载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十六人,中有韦庆复;又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二人,恰十八人。可知墓志所载无误。韦退之撰《唐故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京兆韦府君夫人闻喜县太君玄堂志》,墓主为韦庆复夫人裴棣,韦退之则为韦庆复与裴棣之子。云“先君五年中,三以文章中有司”^③,即指韦庆复自贞元十七年至元和元年进士、博学宏词、制科登第事。

刘禹锡 《旧唐书·刘禹锡传》云:“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新唐书·刘禹锡传》亦云“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但何年登博学宏词科,《登科记考》未载。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云:“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吏部取士科目有博学宏词、书判拔萃、平判入等。既曰“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即指博学宏词。又

① 转引自王胜明《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② 转引自《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版《韦应物一家四方墓志录文》。

③ 同上。